

◇琼岛风物

符兴全

龙寿荷花



车刚过塔洋的街市，琼海王路生兄就接上我们了。他上了我们乘坐的大巴车，热情洋溢，妙语如珠地向我们介绍琼海，介绍三万亩连成一片的龙寿洋农业观光园。

我听着，看着，眺望着古塔，眺望着田洋，突然想起我曾经记下的一段心灵笔记（那是看电视上朗诵《荷塘月色》时记下的），于是，掏出手机，调出“备忘录”，搜到“2013年6月25日”，就礼貌地打断了路生的话，做了几句说明后，就读了起来：“塔洋，那荷花！”

上世纪六十年代，琼海塔洋那地方，塔旁边是块大荷塘。我那时读长坡小学，爱画画，见荷花总很高兴，总想对着画下来，但是没有。那时爱跟同学相邀去嘉积逛，总会经过塔洋，那塔那洋那荷花很吸引我，看之不够。我想到在小人书中看到古代的王冕，他在荷塘边放牛画荷花，真想自己的家就在荷塘边呀！现在，那地方只有孤零零的塔了，荷塘没了，更不用说荷花，我看到一田田的石榴、芭蕉。”

路生听完了，紧接着说：“符兄，你对琼海对塔洋对荷花很有感情的呀！”

“那当然，这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有着我很多美好的记忆。”

“那好！我现在就给你找回这美好的记忆，我带你去看荷花！”

“这田洋里有荷花啦！种得多吗？”

“看了，你就知道啦！”

我们一行人，随着路生兄，逛过儿童乐园，浏览兰花基地，就迈向了荷花的田洋。

在田洋大道的旁边，就是一望无边的荷花。正是开花的季节，一团团小伞般碧绿的荷叶，在南风的吹拂下，翩翩向远处铺展而去，一直伸展到远方的绿树跟前；绿树之上，是飘着几朵白云的蓝天，太阳当头照着；尖圆的莲花花瓣，嫩白的、粉红的，光烁着粉粉黄黄的花芯，组成一朵朵鲜艳的花朵，荡漾在碧绿的荷叶群之中；放眼望去，宛如碧波起伏的洋面，涌起成千上万朵洁白粉红的浪花。

哇！大家欢呼着、惊叹着、起哄着，好几位正是花样年华的女同事，早已收不住急于飘进花洋的身子了。她们小心地从荷叶掩盖的小田埂上跨进了花丛之中，傍着摇动的花朵呼喊、欢笑、挥手、拍照，红润的脸颊衬着艳丽的鲜花，彩色的衣裳飘动在团团绿叶之中。哇！人面莲花相映红，荷塘翠色荡清风！我们也都被感染了，也都小心地跨进花洋里，跟美女们一起伴着红花绿叶让“苹果”留下美丽的瞬间。

回到大道上，但女士们意犹未尽，还在花间留连。我久久地眺望这荷洋，心间涌出一股欣慰：那几十年的眷恋，今天终于兑现了！塔洋、龙寿洋，又不仅有塔，不仅有水稻、石榴、芭蕉，还有大片的荷花。这是人随天愿，物归原主呀！我自幼爱荷画，可能是爱画画的缘故吧，这么多年来，我不仅小时候看到塔洋的荷花，还看到颐和园的荷花、北戴河的荷花、微山湖的荷花，特别是西湖的荷花，但还没看到这么大片、这么壮丽、这么宽阔而集中开放的荷花；从脚边这么望去，少说也有上千亩吧！这时，我想起了宋人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诗句，我想，只把诗中的“西湖”换为“龙寿”，这诗就完全适合当下的景色了。

毕竟龙寿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回

◇市井烟火

张金刚

生活不必太用力

要郊游，又推出了那辆落满尘土、胎瘪无气的自行车。想到要走山路，握着打气筒的双手便没了准头，不停地上下运动，总嫌轮胎气不足，不够硬。谁料想，用力按下想要收手前的最后一下，“叭”地一声，后胎炸裂，前功尽弃。不得不以最快速度奔向修理摊，更换新胎后，才狼狈赴约。

不由懊悔，何必如此太用力。其实好几次按压轮胎，都感觉气已饱满，足以攀爬山路。但就是太过低估了轮胎的承受力，拼命打气，以求气足胎硬；结果，用力过分，造成遗憾。退一步说，就算轮胎不爆，气太足走在山路上，也会倍感颠簸。看来并不是气越足越好，只要适度便可，否则很容易得不偿失。打气如此，生活亦是如此。

前几年，参加自学考试。考虑到去省城应考要倒几次车，极为不便。于是第一次报考便不分难易选了四科。但毕业班的课程着实紧张，让初登讲台的我难以招架。眼见学生毕业和我考试的时间同时逼近，而那厚厚的一摞书，才刚刚翻了几页。于是，我便在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的间隙，拼命地看书、记忆；晚上更是挑灯夜读到凌晨，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回忆记过的内容，查漏补缺。就这样，顾了学生顾自己，时刻紧绷的神经，终于承受不住，整日昏昏沉沉，不得不在大脑罢工的当天，决定罢考。

于是日后的自学考试中，我都会根据课程的难易程度，有选择地报考，没再过猛用力。虽然到毕业延续了近四年，但很是轻松。

一日，同学向我诉苦，说再也无法和老婆过下去了。我很感意外。当初两人的恋爱可是轰轰烈烈，海誓山盟，曾在同学间传为佳话。没想到，才结婚两年，怎会突然亮起红灯。第一感觉，便是可能出现了婚外情。然而同学的解释，颇感意外，是因为她过于看重这份情感了。

原来，同学由于工作关系，两地分居，成了名副其实的周末夫妻。正是同学的久而不归，让空守家中的老婆，开始对他疑神疑鬼。查岗电话随时都可能响起，开口便问和谁在一起；偶遇开会关机或是电池没电，那电话便会惊动同事；好不容易回家，便借洗衣服之名，翻兜、细瞅、找线索。更为可气的是，她竟然想方设法背地里搞到了同学的电话详单，追问陌生号码的来由。

忍无可忍的同学便愤然提到了最为敏感的两个字“分手”。此时她才突觉过分，痛哭流涕，坦言只是因为太爱他，才如此不放心他，请求原谅。看来，是她爱得太过用力了，以致于丢失了夫妻之间应有的信任，让本是完美的爱情出现了裂痕。聊到最后，同学丢下一句：说说气话罢了，她也是因为太爱我，涛声依旧吧。

曾有同事一见人事有变动，便上蹿下跳，托关系走后门，不择手段地极力“求进步”，结果事得其反，不仅没得到重用，还落了个急功近利、浮躁轻率的坏印象；曾见邻家大婶对孩子疼爱过度，要星星不给月亮，结果孩子的任性，终于让她无所适从，爱的力量转嫁给了恶语和巴掌，致使孩子离家出走；曾有文友一度迷上写作，迷上发稿，一日不写稿便寝食难安，一日不发稿便抑郁寡欢，结果每日被稿所累，迷失了写稿只是业余爱好的快乐初衷。

凡事，适可而止，适度便好，否则事极必反，欲速不达。这当是生活幸福快乐、家庭和睦的要诀。回

◇百味书斋

杨旭辉

凭谁解，
醇酒妇人意？

近几年里，应中华书局之约，笺注余怀《板桥杂记》，于是乎整日淫浸于明清之际文人的各种奇瑰文字之中，《香艳丛书》、《秦淮画舫录》、

《陶庵梦忆》一类的古籍，几乎满眼尽是“醇酒妇人”的写作。

在今天，“醇酒妇人”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早已成为沉湎于酒色、生活颓废腐朽的代名词。然而，稽考典籍，观其出处，实则与此大异。话说战国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被谗，见疑于魏王，只得以醇酒妇人掩人耳目，藉以自保，实在是颇多无奈和辛酸。《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记载是：“秦数使反间……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长夜沉湎于“醇酒妇人”，信陵君似乎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四年之中的惶恐不安、酸甜苦辣，只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不知现代的人们能否在冰冷坚硬的历史文献中体味到公子的人生况味？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故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醇酒妇人”的奢靡繁华背后，何尝不蕴藏着历史的血酬定律？还有主人公韩熙载在宦海浮沉中如履薄冰的惊险和惶恐。

晚明时期阉党争权、党争激烈、朝政混乱，文士清流在经历大规模洗劫的灭顶之灾后，不免心灰意冷，心有余悸。于是，在噤若寒蝉的黑色社会生态中，信陵君、韩熙载“醇酒妇人”式的生活逐渐成为士大夫表明心迹、消磨沉郁、缓解伤痛的凄怆选择。“明人放浪旧院，名士多陷没其间，虽以范质公（范景文）、吴次尾（吴应箕）、方密之（方以智）、姜如须（姜垓）、冯跻仲（冯京第）、黄太冲（黄宗羲）亦不免焉。”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在《记石斋先生批钱挚庵诗》一文中所列举的这些人物，都是历史上以气节而著称的名士。然而，这些义士并不“不至终为此累”，其中原因便是全祖望所说的“赖有后来所造”耳，即明亡后诸位的豪情壮志和可歌可泣的义举。至于余怀、张岱这些曾长期混迹风月的贵公子，亦何尝不是如此？

简雄先生的新作《浮世的晚风》，就通过流畅而生动的随笔式历史叙事文本，为我们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晚明以来文人在高墙里的一场“自由”盛宴。虽然，这场“盛宴”以及盛宴的参与者“在灯红酒绿中，他们终于随着大明朝一起，消失在浮世的晚风中，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当我手捧这本有着别样书写方式和风格的书籍时，《板桥杂记》笺注稿中的文献被一次次激活，我脑海中时时浮现的竟然是“醇酒妇人”！

斯人已逝，往事烟云，但明清之际不断上演着的风月故事背后，却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和暗潮涌动。一遍遍重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已经不再津津乐道于柳姬与文人间的“八卦”和“花边”渐渐了解到“复明运动”的轰轰烈烈，还有柳如是与许多文人志士的崇高志节，似乎更明白了寅老在这些“八卦”和“花边”中竟何以提挈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旨！

文学史、文化史应该是士大夫或是作家的心灵史、情感史、思想史，我们在研究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特别需要用心去体会沉潜、隐藏在纸质纤维背后的心灵悸动和灵魂魅影。这在古代的学术传统中叫“知其人，论其世”。《浮世的晚风》和简雄先生其他的历史叙述著作，正依照这一学理在前行、在探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属于自己的深入解读，其叙述和剖析绝不为表面的假象迷惑，有辨证，有思考，“用社会史或文化史的视角去‘还原’日常生活的场景，让历史的人和事个性鲜活地出现在视野里”（作者《后记》中语），读来令人酣畅淋漓。回

◇异域风情

陆胜平

观企鹅归巢

在澳大利亚旅游，最吸引我的，莫过于观看企鹅归巢了。

从澳大利亚最南端的城市墨尔本出发，往东南方向坐三个小时的汽车，便到达飞利浦岛自然保护区，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俗称企鹅岛，因有数千只企鹅在此栖居而得名，自然，这里也成了观赏企鹅的胜地。全岛仅有一座桥梁与澳洲本土相连，上岛确有不便，但十分有利企鹅的保护。

在旅途中，就听导游鼓吹了企鹅的诸多趣闻。这个岛上的企鹅，是全世界最小的一种，一般高度不超过30公分，因此被称为侏儒企鹅，但墨尔本人爱这些企鹅，改称它们为神仙企鹅，并且传承下来。这些企鹅所以被人们热

爱，一是它们的辛苦勤劳，每天日出而作，风雨无阻，要出海几十里捕捉鱼虾，除养活自己外，还要带食喂养未成年不能下海的小企鹅。二是它们同生共死的爱情，“情侣夫妇”有一去世，另一只绝食相守，直至死亡。三是它们为朋友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它们在归途上，常遇海豹等海洋“恶霸”的侵袭拦截，先头的企鹅，迎危而上，引开海豹，掩护同伴逃难，而自己，大多成为“恶霸”的食物。

飞利浦岛自然保护区名符其实，不得允许，任何人不能随便进入保护区，各类树木灌木将土壤全面覆盖，除了道路与不多的房屋外，可以说看不到露天的土地。令人惊讶的是，这岛上袋鼠泛滥，它们在广阔的树林、草丛中玩耍跳跃，无所顾忌地奔越公路，常有被汽车撞击的惨剧发生。对袋鼠，岛上似乎没有特别的保护措施，这里保护的重点，是企鹅。

一路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多少汽车和游客与我们同行，但一到观看企鹅归巢的地域海滩，发现那供游客行走的木栈道上及搭起的宽有一百多米、上下有二十多层的木质台阶上，到处是人。按管理处预告，企鹅将于傍晚5时55分至6时上岸归来，现在离企鹅的归巢时间还有20多分钟，但大家迫切的目光从近前的海滩一直搜寻到大海交际处，恨不得第一个发现企鹅。

夕阳很快落下了山，东边的月亮一秒也不差地爬了上来，那桔黄色的弯弯的身躯比夕阳还张扬，它给大海撒上了一层光晕，让天地有了一种魔幻的色泽。人们竟然忘记了看海面，仰望着天空，纷纷将视线对向了月亮。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转移的时候，有一游客高喊：快看，企鹅上来了。刹那间，人们的眼光一齐射向了海滩，但只见一层又一层白雪似的浪花扑向岸来，我没见着一只企鹅，难道是那人调戏我们？但是很快有更多的人在叫，“企鹅”，“企鹅”，“哇，有一排！”

终于，我也看到了！原来，企鹅是随着浪涛被托涌上岸的，它身躯本来娇小，前身或称为胸脯的地方一片雪白，跟浪花同色，哪里看得清分得明，待浪潮退去，企鹅在沙滩上站稳了脚，那固定的一个“白点”，才让



您认清这是一只活生生的企鹅。

第一只企鹅终于上岸了，但它不急于回家，它踱到海水淌不到的地方，停了下来，转头向后看望，它这是在等待伙伴。不一会儿，它的一群伙伴随着又一波浪潮登陆上岸了，于是，它们排成一队，摇曳着胖墩墩的身躯，向岸上它们的家走来了。一群又一群，一拨又一拨。它们走走停停，有时东张西望，十分警觉的样子。因为它们的天敌很多，如果自己不注意安全，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岛上的管理部门为保护它们的安全和安逸，做出严格规定，观看企鹅，严禁对企鹅录像拍照、高声喧嚷，严禁吸烟吐痰、表现出强烈恐吓的动作。

一群又一群的企鹅向我们靠近，清凉的海风拂着海滩，有时送来企鹅“叽叽咕咕”的交谈声、招呼声。有一只小企鹅走路不小心跌了个跟头，它前面的企鹅立即停下来等待，它后面的企鹅同样停下，待那只企鹅扑腾着翅膀翻身起来重新上路，大家才一起继续前进。企鹅的憨态与滑稽，常引得我们一阵阵欢笑，有时，真的让我们忘记了不该喧闹。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企鹅的巢它们的家，就在我们坐着的这片山地上，有的就在我们走路的木栈道下。它们的家门或洞口，都有灌木丛遮掩着，很难看到它们的家庭生活。

夜色中，我们走在木栈道上，目送最后一批企鹅归家。回